

列 宁

进一步,退两步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译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ШАГ ВПЕРЕД, ДВА ШАГА НАЗАД

(Кризис в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第7卷，这次排印
第三版时，译者对译文作了个别修改。

列 宁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70,000 字

1954 年 4 月第 1 版 1975 年 4 月第 3 版

1975 年 4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

书号 1001·193 定价 0.45 元

目 录

序言	1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5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7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11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20
(五)使用语言平等问题引起的事件	23
(六)土地纲领	30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38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 以前 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46
(九)党章第一条	49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72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成员	83
(十二)党章问题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补选问题。 “工人事业社”代表退出代表大会	88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103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 和机会主义派	130
(十五)在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143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162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173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203
附录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209
注释	219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¹

序 言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役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正因为我在向读者叙述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许多毫无兴趣的细节，许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谓争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²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远远地推到后面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³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

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新的原则内容。这两种分析占了本书十分之九的篇幅，在分析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构成这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新《火星报》愈是努力加强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愈是脱离由补选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则在新《火星报》上也就愈清楚地显露出新的观点体系，这就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现在论述我们党内危机的一些报刊的主要缺点就是，在研究和阐明事实方面对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几乎完全没有加以分析，而在阐明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则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提出党章第一条条文以及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火星报》现在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的整个“体系”（当然这里是指可以说得上的体系而言）之间显然存在的联系，也没有加以分析。关于党章第一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尽管“多数派”的刊物已经好几次指出，但是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似乎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其实，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现在只是加深、发展和扩大他们最初在党章第一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其实，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拥护散漫的、团结得不紧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主张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学生以及“每一个罢工者”都

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加入党所承认的某一个组织的所谓“形式主义”；他们倾向于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倾向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流行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至于说到党代表大会的记录，那末对记录采取这种实在不应该有的忽视态度，只能说是由于我们的争论被一些无谓争吵弄模糊了，也许是由于这些记录中有大量的十分辛辣的真情实话。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才能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什么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组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的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正是应该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材料，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况。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而且应当）使简短的演说提要，讨论的枯燥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的小冲突构成一个完整的東西，使每一个出色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推动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他们一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

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小册子中的个别词句。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是久经战斗的了，决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让敌人先生们试把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画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有些象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图画也好！

尼·列宁

1904年5月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也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天真的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减低它的意义和权威。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五十七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⁴的论文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该文作者对于代表大会是不可侵犯的“偶像”这一思想深表愤慨。这是新《火星报》的特点，我们决不能把它默默地放过去。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硬说代表大会不是偶像的人。这不是绝妙的吗？先生们！是的，代表大会当然不是偶像，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居然“谴责”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作何感想呢？

其实，请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中说过，在实行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⁵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①。《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之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采取了十分慎重的行动。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

^① 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0页。

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 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委会的确立，并在第三十二号社论中说，召开党代表大会是刻不容缓的**最迫切的**必要的事情^①。可见，谁也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对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态度是匆忙的。我们的行动准则正是：裁衣以前量七次。我们有充分的道义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哭泣，也不要重新再量。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那些现在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字样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毫无气节的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十八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议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来违抗，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②这几句话从前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东西，就默默地通过了，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现在听起来，这些话好象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这就令人奇怪了，难道不是这样么！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和各行其是的集团组成的，它们可能对代表大会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家的**善良的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调皮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相互说出的**真心话**。这个决定应该保证一切同召开代表大会有关的巨大的人力、风险以及费用都不至于白费，应该

① 见《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76—277 页。——编者注

② 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 22—23 页和第 380 页。

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幕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选举**的现象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好象发现新大陆一样，说代表大会不是偶像，说代表大会的决定不是圣经，这究竟是嘲笑谁呢？这种发现有没有“新的组织观点”，或者只是一些想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经过很细致的准备工作并根据十分完备的代表选举制的原则召开的。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成分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全党应该**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以后所作的声明（记录第 54 页）中的提法。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这就预先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火星报》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召开代表大会时采用的完备的代表选举制，可以保证那些曾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⁶和“工人事业社”⁷）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⁸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火星报》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这样的斗争舞台，每一个稍微细心阅读代表大会的记录的人，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详细研究一

下在代表大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别，并根据记录的精确材料重新揭示代表大会上每一个基本集团的政治面貌。在代表大会上由《火星报》领导而融合成为统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别和色彩的真实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应当通过分析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来阐明的。阐明这个问题，无论对于研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目，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都是有根本的重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⁹上的发言以及我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别划分。“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甚至没有打算针对我的分析描绘一幅**稍有不同的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图画。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叫作简单的“小组政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太厉害了！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全部分歧的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提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班提起小组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

现在马尔托夫一想到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就非常不愉快，以致他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他说，“所谓火星派分子是指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同情，拥护它的纲领和组织观点，赞成它的组织政策的人。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四十多人，——当时投票赞成《火星报》的纲领并赞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的就有这么多人。”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

夫一人弃权以外，**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纲领（第 233 页）。这样，马尔托夫同志硬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崩得分子、勃鲁克尔以及马尔丁诺夫，都曾经**证明**他们“完全同情”《火星报》并且**拥护**《火星报》的组织观点！这是令人可笑的。这是把**一切**参加过代表大会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后成为有平等权利的党员（而且还不是所有的人，因为崩得分子已经退出去了）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派别混为一谈。结果不是研究代表大会以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反而暗中用“承认了党纲”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打掩护！

试拿在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问题上的表决情况为例。你们可以看出，马尔丁诺夫，即现在被马尔托夫同志硬说是拥护过《火星报》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政策的那个马尔丁诺夫，坚决要求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来表决：一部分是仅仅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另一部分则是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在表决决议案的前一部分时（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对它表示**同情**）赞成的**只有三十五票**，反对的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弃权的有十一票（马尔丁诺夫，五个崩得分子，以及编辑部的五票：我和马尔托夫各两票，普列汉诺夫一票）。由此可见，反火星派集团（五个崩得分子和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对马尔托夫现在的观点最有利的并且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再看对于决议案的后一部分的表决情况，即对于不说明任何理由并且不表示是否同情而只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表决情况（记录第 147 页）：**赞成的**有四十四票，这些人被现在的马尔托夫都算作火星派分子。总票数是五十一票，除了编辑部的五票弃权以外，还有四十六票；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表示**反对**；可见在其余的四十四票中是包括**所有五个崩得分子**在内的。这样一来，崩

得分子就成了在代表大会上“对《火星报》表示完全同情”了，——请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述正式的历史！我们现在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这个正式真理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末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编辑部（而不是现在这样冒牌的党的编辑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现在所谓党的编辑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详细说明。

其次，试问：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那末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们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预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该社的代表描绘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现在我们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记录，我们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问题。我们在上面说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别划分情况，当然还不算是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各个政治派别，如果不把代表大会看作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的图画，那末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尔托夫企图把崩得分子也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其实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只要看一看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看出（以后可以检查和详细研究）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渐进地指出那些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离开时间顺序而综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或者性质相同的派别。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将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决，同时当然要撇开许多有关枝节问题的表决，这些表决占去了我们代表大会过多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不善于使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分工讨论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几乎是有意的阻挠）。

第一个引起争论并使各种色彩的差别开始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议程”第一项）来讨论（记录第29—33页）。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以及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道行进，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末“装个样子”好象我们是一道行进，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荒谬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问题早已在报刊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言不讳地老老实实在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制（那末我们就一道行进）还是联邦制（那末我们就分道扬镳）。

崩得分子在其全部政策方面一向是支吾其词的，他们这一次也想支吾搪塞，故意把问题拖延下去。阿基莫夫同志曾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大概是代表整个“工人事业社”——马上提

出他在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的分歧意见（记录第 31 页）。站在崩得和“工人事业社”方面的有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也夫委员会的两票，不久以前这个委员会还对“火星报”表示同情呢！）。当时马霍夫同志觉得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并且认为“关于民主制，或者反过来说〈请注意这几个字！〉^①关于集中制的问题”也是个“疼处”，正如现在我们“党的”编辑部中多数人说的那样，但是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却还没有觉察到这个“疼处”！

总之，反对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业社”和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构成当时反对我们的那个十票的数目（第 33 页）。赞成的有三十票，——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数经常在三十五票左右。当时有十一票弃权，——大概是不愿意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党”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表决崩得的章程第二条时（由于这个第二条被否决，崩得退出了党），赞成第二条的以及表示弃权的也是十票（记录第 289 页），而弃权的又是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勃鲁克尔、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马霍夫同志。可见，当表决崩得问题在议程上讨论的次序问题的时候形成的派别，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所有这些同志不仅在讨论次序的技术问题上，并且在实质上也是同《火星报》有意见分歧的。“工人事业社”在实质上所持的分歧意见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而马霍夫同志在关于崩得退党一事的演说中却再好没有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记录第 289—290 页）。这个演说是值得谈一下的。马霍夫同志说，在通过了否决联邦制的决议以后，“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已经由一个原则问题变成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组织的现实政策问题了”；这位发言人

① 本书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编者注